

越城狐

□南京 吴晓平

一觉醒来,梦境萦绕,想去越城看看的念头,愈发强烈。

据专家考证,两千多年前南京最早的越城,就在中华门外的窑湾。此地原叫窑窝,春秋战国时就有窑工在此烧砖,明城墙上很多砖石也起于此处,后人觉得窝字不雅,遂改名窑湾。说起窑湾,我并不陌生,那儿有一片破旧的民房,曾经是我们塑料厂的仓库。记得那年我报考电大,每天从窑湾运料到夫子庙厂部车间,路途不近。搬运组长老郝说,与其三个人骑辆破三轮车来来回回跑,不如分下工:我留厂部,小吴骑三轮……话未落音,陈姐就扯开破锣嗓叫起来:做大头梦!厂部人多帮手多,你倒快活,把老娘孤零零扔在鬼不生蛋的窑湾吃苦!

自称老娘的陈姐,其实也就三十朝上的岁数,除了皮黑些,长得还算周正,身材也匀称结实。因为没文化,又违反计划生育,就从车间发配到搬运组来了。平时干活,老郝喜欢带她在身边,搬货时碰碰屁股捏捏腰的,没少吃她豆腐。陈姐当然也不好惹,工间休息时联合车间一帮女工整治老郝,不是把他拎起来四脚朝天地打夯,就是把他塞麻袋里坐屁股下揉。老郝也不认真抵抗,哼哼哟哟讨饶的声音里,分明还透着几分被虐的快感。记得第一次看他们打闹我还紧张,上前想帮老郝脱困。一帮女工把我推在墙上,陈姐死死抵住我。我低头想躲,被她结实的胸脯挤得喘不过气来……看我急得要哭,陈姐双手使劲撑开墙,才给我留下一点缝隙,从她腋下逃出。就听她嘎嘎笑着说,小吴脸都红成猴子屁股了,嫩秧子不上架啊!

从此,陈姐不再拿我起哄。有时老郝分我重活,她还抱不平。所以我晓得今天这样分工,他们还是照顾我身子单薄,负责踩三轮,不用上下货了。但我主动要求留窑湾,活虽重些,劳动间隙有大把时间,好偷偷复习功课考电大。于是,老郝留厂部,我去窑湾,踩三

轮的轻活就交陈姐了。每天早晨第一趟货,我陪陈姐从夫子庙拉成品箱到窑湾。卸了箱子再拉上塑料卷,陈姐绾起裤腿,独自踩着破三轮回厂部,唱着《远飞的大雁》慢慢走远。陈姐喜欢唱歌,沙哑的嗓子像关牧村,要命的是她只会这一句,反复唱来唱去,像留声机滑丝。等她歌声消失在深巷,我便走进仓库后院,坐在高高的塑料堆上,打开书本细读。我知道,没有一两个小时,陈姐的三轮骑不回来。这是属于我的美好时光,一卷在手,时光仿佛停滞了,上下五千年历史奔涌而来,秦皇汉武,范蠡西施……野心帝王和香艳美人走马灯一样在眼前旋转。秦淮河上微腥的风,从后院的破壁残垣吹过,夹带着仓库里的霉味儿,仿佛古战场留下的血腥气息;屋檐下冰锥断裂的清脆声响,如同千年的金戈铁马,闪着火星激碰撞。那年南京城里,秦淮和建邺两区正为越城还是冶城是南京最早的城池,在报纸上争论不休。说实话,我不大喜欢屁股下的越城,不仅仅是南京的建城史居然要和一个美丽的女间谍扯上不清不白的关系,而且一想起堂堂南京的第一座城池,居然是灭国后由敌方建造的,实在令人沮丧!

边阅读,边遐想,想入非非,神驰万里……我惊奇地发现,就在我冥思苦想的时候,残垣下的草丛中,钻出一只火红的小狐狸,一动不动望着我。先是试探着伸出美丽的小爪,拨开草丛,羞怯怯露出尖削的小脸。后来干脆大方走到我身边,吃着我早饭落下的残渣。这只狐狸美丽极了,让我想起《聊斋》里的狐仙,甚至遥想它是不是西施的精魂所变……

你耳朵聋啦?一声断喝,一双雪白的小腿肚骤现眼帘。抬头就见满脸大汗的陈姐,横眉立目问:我在门口喊你半天,躲这里干什么?

坏了,读书太投入,既没听到《远飞的大雁》,也没注意除了铃铛不响浑身响的破三轮,吓得我

一骨碌从塑料堆上滚下,屁急急跑到前院下货。陈姐看到我的狼狈相,嘎嘎笑了,然后拣起地上的书,若有所思地说:哦,你在读书啊?难怪你坚持要到这鬼不生蛋的落地来!

我一边使劲搬货,一边气喘吁吁解释我想考电大的原因:“文革”十年耽误我太多的光阴,我想找回失去的青春……“千万别对郝组长说噢,”我求陈姐,“明天我一定竖起耳朵等你!”

临近考试,复习更加紧张。开了个夜车,第二天上班昏沉沉的,后院里读着读着,居然睡着了。醒来已是中午,脚下放着个热乎乎的饭盒,是我在厂部蒸的中饭。我悚然一惊:坏了,这饭肯定是陈姐带来的,我居然睡了一个上午没干活!我连滚带爬跑到前院,只见陈姐一人又下货,又码箱,上上下下忙得满头大汗。我手足无措地抢着搬货,一边结结巴巴解释。陈姐没生气,站一边掀开衣襟扇着汗,咯咯笑着说:我过来几趟了,看你读书辛苦,就没惊动你!

看着堆得小山一样的货箱,再看看她汗透的胸前,曲线颤动人,我心里顿时突突直跳。好好读书,这点活姐帮你干了!陈姐一拎车龙头,圆润的小腿肚在空中白花划过一个优美曲线,骑上三轮就走。片刻,小巷深处就响起沙哑《远飞的大雁》……

一晃四十年过去,我骑车在小巷里寻觅昔日的踪迹。璇子巷、饮马巷、钓鱼台……转了一大圈,硬是找不到当年的仓库。想一想,还是先找到大报恩寺地标,对面应该就是窑湾了。骑车沿大路出中华门,过长干桥,右手一拐,哇,窑湾已然拆成一片平地,圈在塑料挡板里。我围着工地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趴在一处缺口朝里张望,河对岸有一处断垣残壁,依稀就是我当年的仓库后院。芦苇萋萋,蒿草没顶,真盼望那只美丽的小狐狸能再钻出草丛看我一眼。河风掠过,小巷深处似乎又飘来远飞的大雁……

早就听不太见了,不管我说什么,或压根没说,外婆也做着听得到了样子,频频点头。

嗓子吼得冒烟,指甲剥得生疼,剩下的豆瓣白白胖胖,豆瓣雪里蕻汤、豆瓣春笋汤、豆瓣豆腐汤、豆瓣蛋汤,都好喝,汤好出锅前洒上一把韭菜叶、小葱花或香菜,有白有绿有鲜。剥多了的豆瓣,放多油开炸,将锅烧热后,下豆瓣,小火慢炸,直到豆瓣金黄酥脆,晾凉后,再在上面撒盐。过粥、下酒、当零嘴吃都极好。

蚕豆到底有多少种吃法?说啊说的,关于吃这件事情,真是浩瀚。

再问,上海城隍庙的五香豆,可是跟鲁迅《孔乙己》里提到的茴香豆是一回事么?知晓了是一样的蚕豆,做法不一样而已,那是绍兴民间闲食,老酒绝配。又一篇《社戏》还是鲁迅,少年时到外婆家省亲,和小伙伴划船看社戏偷吃罗汉豆。当初不知罗汉豆为何物,其实也就是蚕豆呢。

梦见母亲

□南京 向隆鸣

突然梦见母亲!曾经多少次幻想梦中能够见到母亲,始终无缘。今天毫无预兆,中午只睡了一会儿,母亲就鲜活地站在眼前——

我在里屋睡觉,听到一个久违的熟悉的声音在和姐姐说话,那是母亲!我一个激灵起身,冲到客厅,母亲笑吟吟地迎着我。穿着那件格子呢的外套,看上去才四十多岁,精神很好。母亲生前一张最好的照片,就是四十几岁时穿着这件格子呢外套照的。潜意识中,我上前紧紧地拥抱着母亲,既是想真切地感受一下母亲,也是怕她像突然出现那样突然地消失。我从未与母亲有过这样亲密的举动。母亲也紧紧拥抱着我,双手托住我的脸,仔细打量着我……

也许是太激动,还没谈几句,居然就醒了。

我努力再昏睡过去,贪婪地追寻母亲的身影。但已不能,醒了就醒了。但母亲的音容犹在,特别是体温,我能真切地感受到母亲刚才的体温和气息。

四个儿女中,母亲最喜欢我。因为我是独子,也因为我自从进入学校大门以后,每学期都会把各种荣誉带回来交给母亲。1970年,我们全家随父亲下放苏北农村。风雨飘摇,我成了母亲的精神支柱。回城以后,我又成为母亲的希望。在家里,只要见我伏案,无论在做什么,

醋谈

□泰州 李晋

幼年时我爱吃变蛋,吃变蛋必

要佐醋,由此记住了这酸爽,三十余年过去了,至今还未吃腻。

神州处处有醋,千家万户之外,餐馆、排档、饭店的餐桌上,多数是会放一小罐醋的。我吃过镇江香醋、太原陈醋、闽中麸醋、绍兴米醋、新蔡特醋、永春老醋、鹿儿岛黑醋,各醋不同,醋醋有味。

醋与酒均取“酉”旁,都需酿造,同样有度数。高度酒酒精高,高度醋醋精高。传说醋最初是用酿酒后的酒糟浸泡产生,故有别名曰“苦酒”。唐太宗赏房玄龄小妾,其妻不允,太宗怒赐毒酒,让她在喝毒酒和夫君纳妾上作选择,房妻喝下毒酒,却发现原来是醋。“吃醋”典故中的“醋”,当真是辛涩的“苦酒”。

酒可当醋,醋也可当酒,还是唐代的事,节度使李景略设宴招待僚属,小兵误把醋当酒,端了一大碗给判官任迪简喝,任迪简为不让小兵受罚,一饮而尽。宴席后,承受不住的任迪简连吐鲜血。小兵见状,向李景略自首乞命,生气的李景略要将小兵斩首,经任迪简求情,小兵保住性命。这碗醋映射出任迪简的宽厚,在将士的拥戴下,

什么,母亲总是轻悄悄的,不出一

点声音,一会儿便倒一杯茶或冲一杯麦乳精送到我的面前。母亲患有支气管哮喘,回城后日渐严重。在农村时,每当母亲发病,就不能躺下,甚至不能仰靠在床头,只能坐在床上,坐久了,身体撑不住,我便坐在母亲身后,让母亲靠在我的胸脯上。母亲说,这样靠着她最舒服。母亲发病日渐频繁,最后病重时整天不能躺下,不能仰靠,只能坐在床上,十分痛苦,心情极其悲凉。倒数第二次住院时,我也是这么坐在她的身后,让她靠在我的胸前。母亲说,我有多少时候没有这样靠着你了,这样靠着我最舒服……

最后一次住院时,母亲已无意识,肾衰、心衰、呼吸衰竭,当抢救的呼吸机拔掉以后,母亲被放倒在病床上,平静地躺着,无声无息,我的头脑“轰”一下炸了:妈妈啊,多少年来,你一直渴望能这样平躺下来,但始终不能,今天你终于躺下来了,但却永远起不来了……

69岁,母亲去了,带着很多很多的遗憾和不甘,去了。那是1993年的冬天。

此后多年,每当清明给母亲上坟,我都禁不住要流泪。现在有时谈起母亲,往往也会语塞。

今日之梦不知意味着什么。我不会析梦,也不愿多想。但我很欣慰,梦中的母亲,满面春风。

后来他当上了节度使,后人将之誉为“呷醋节帅”。

醋的故事实在很多,汪洋恣肆地流入历史的长河。

凉菜和热菜多半离不开醋的佐配,有的菜肴要以醋为主打,如糖醋排骨、西湖醋鱼、醋溜白菜、醋焖肉、醋香鸡、醋椒海蜇、老醋花生,我一看到含有“醋”字的菜名,口中就会酸意涌动。

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来,往小碟子里倒上醋,蘸着吃,酸劲调动起馅心的鲜香,饺子的口感瞬间提高到一个档次。上次陪一北方朋友吃饺子,他吃饺子不光蘸醋,而且每咬开一个饺子,都要里面浇醋,这种吃法让我瞠目结舌。吃完后,他竟跟我说,这醋味太淡了,一点也不过瘾,下次要自带一瓶老陈醋来吃。

台前的醋以黑褐色为主,幕后的醋以透明白醋为辅,腌泡菜、制腊肉,烹饪一些菜肴,需要它“出手”,它在调味的同时,能保持食物的本色。

因为有醋,更多的螃蟹才会在秋季横行餐桌。

碰到感冒,母亲会下醋汤面给我吃。吃后美美地睡一觉,第二天日子就亮了。

蚕豆的吃法

□无锡 周越

头茬的蚕豆实在让人期待,春天的鲜叫人扛不住。

蚕豆地里的蚕豆花,淡白紫揉进了一层薄薄的深紫,还有两团醒目的墨点,形状如一只合拢双翅、又随时遇风会翩跹的蝴蝶。在蚕豆地里还可以寻找蚕豆耳朵,是那种形状如同猫耳朵的,指甲盖大的小叶子。可惜实在是难找,我反正几乎是没找到过。不过,每次又作势要去找,倒也是趣事。

“蚕豆花开,张眼不开”,蚕豆花开时节正是春困的时光。观察蚕豆花开,话说民间俗称“一面开花三面结(豆),三面开花一面结”。大概是指花开多了,反而豆子结得少的意思。

现在能吃到的差不多是云南蚕豆,虽然妈说不如当地货好吃,但忍不住想吃它。买时一个个上手挑的,饱满而新鲜,回来一剥开,里面的蚕豆嫩得像掐得出水,腰身微曲,含翠生青的。

当然这春天的味道,从简是

最隆重的对待了。放油清炒,少盐嫩壳裂,也就可以了。虽淡,却很有味道。我还喜欢拿蒜蓉炒,蒜蓉刺激的味道忍着蚕豆青涩味,两个凑在一起,强强联合,清鲜脱俗,也是妥妥的素菜比肉都好吃的典型。

儿时最爱吃蚕豆的一个环节:最简单的清水出芙蓉,白水煮就得,挑老一点的蚕豆,将煮熟的蚕豆,用缝被子带着白棉线的大针穿起,成串,项链款,手链款,将它们挂在脖子上及手脖上,再拿晒衣服的铁叉,英雄哪吒上线。好处是,战饿了,或有意显摆时,可一边虚张声势一边拽了吃。那种得意,那种粉糯,让我们的玩意和馋意尽解。

蚕豆的吃法多,外婆就喜欢烧豆瓣汤。大部分是拿老蚕豆泡,等蚕豆壳涨开,她就坐院子里,一个个地剥去壳,这是个很无聊的事,被外婆“看中”的我,坐她边上,一边剥豆,一边和她有一搭没一搭地吼着说话,因为外婆耳朵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732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